

837.125.30
N/1

世界头号富翁的 生活与爱情

〔美〕罗伯特·伦兹纳 著

唐润华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The Greast Getly
The Life and Loves of J· paul Getly—hichest Man in the worles
by
Robert Lenzner
G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U.S.A., 1986

2008/07

世界头号富翁的生活与爱情

〔美〕罗伯特·伦兹纳 著

唐润华译

华 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58毫米32开本 8.075印张 203千字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7200 册

ISBN7—80053—146—5/K·017

书号：11484·017 定价：1.75元

译者的话

琼·保罗·格蒂(1892—1976)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从1957年起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直持续到1976年去世。他死后留下的财产价值60亿美元，使他的儿孙们也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个世界头号富翁是如何发迹的呢？他的成功有何秘诀？他的个人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状况？这无疑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

《世界头号富翁的生活与爱情》一书着重从格蒂的个人生活的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作者罗伯特·伦兹纳原是一家国际投资银行的职员，与格蒂曾有过业务联系，后来他担任了《波士顿环球报》驻纽约首席记者，搜集了许多历史档案资料，又广泛采访了格蒂的家人、朋友、同事和竞争对手，掌握了丰富的材料，从而写出了这部真实生动的传记。作者在书中没有一味为主人公歌功颂德，而是在客观记述他的成功的同时，如实反映了他的弱点和缺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以金钱为中心的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此书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获得普遍好评。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称此书是“对一个神秘人物及其引起的强烈后果的充满吸引力的记述”，美国前总统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也称它是“一部关于一个神秘人物的趣味性和娱乐性极强的作品”。此书被评为1986年美国经济类十大畅销书之一。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不妥及错误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1987年4月

前　　言

1965年8月的一天，当我在英格兰吉尔福德一个电话亭里给琼·保罗·格蒂打电话，请求见他一面时，他用一种深沉的、咄咄逼人的语气问我：“他们怎么派上尉来见将军？”我当时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急欲说服他，让我的公司——戈德曼和萨克斯公司——代他销售价值三亿美元的石油资产。不过，他还是邀请我到他家里去。

萨顿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门房的泥地板与无尽头的长厅里富丽堂皇的挂毯、绘画和家具形成强烈对比，阿尔萨斯看家狗的围栏与修剪整齐的花园里的紫杉木相映成趣。给我引路的是一位抹着过多化妆品的长着红褐色头发的漂亮的佣人。

然后我被领入了一间小书房，不一会，驼着背但穿着很得体的格蒂进来了。稍许寒暄之后，他用了半个小时盘问审查我的建议。他那双冷酷的蓝眼睛表明他全神贯注，这使我局促不安。他一本正经地听着，没有一点准备允诺的表示。美国司法部阻止他向曾是他和他父亲的劲敌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出售石油资产，这最令他不安。他心想英国法律可能会对他更公平些。奇怪的是，他对美孚石油公司所出售的股票价格高于格蒂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感到恼火。

当时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住在与他的公司总部相距一个大洋和一个大陆之遥的传奇人物。他的出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和他长期居住之地南加州在他身上都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他跟一般的董事长是那样的不同，就象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既非杰伊·盖茨比那样

不明不白的暴发户，也非公民凯恩那样挥金如土的败家子，甚至也不是亚当·维弗那样心地温和、腰缠万贯的艺术品收藏家。

他于1976年6月逝世时，我正在伦敦执行我的报社《波士顿环球报》交给我的任务。我与其他所有人一道，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关于他给她们留下了钱的那些女人的消息。一位富翁在遗嘱中公开给这么多不同的女人留下钱，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曾经读过他的自传，凭直觉感到这些自传没有说出全部故事或者真实情况。我决定努力找到真正的格蒂，解释清楚他是如何创造他那巨额财富的以及他在致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对他及其周围的人产生的影响。

在寻找真正的格蒂的过程中，我使用了他最喜爱的一句格言：“任何人掌握的信息都比其意见更可贵”。为此我采访了他的同事、朋友、情人、前妻、家人、竞争对手和雇员。我到法院搜集有关他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记录。长期隐藏的政府档案泄露了他一直秘而不宣的生活中的隐私和污点。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蒂身上那种神秘的品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石油、艺术品，还是对家庭或女人，都充满了令人费解的矛盾。使格蒂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多重人格：顽强的石油商格蒂；富有魅力的情人格蒂；不尽职的父亲格蒂；吝啬的艺术品收藏家格蒂；招蜂惹蝶的丈夫格蒂；流浪者格蒂；喜欢社交的假绅士格蒂；惜命的胆小鬼格蒂；憨厚的中西部乡巴佬格蒂；清教徒格蒂；想教人如何致富的作家格蒂。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了一个令人入迷的人物，这对一个商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确保格蒂在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是他创造了美国最大的单一家族产业。这些产业使琼·保罗·格蒂成了世界头号富翁。

目 录

前言.....	(1)
一、告别人间.....	(1)
二、最初的20年.....	(6)
三、最初的100万美元	(19)
四、最初的三个妻子.....	(27)
五、接管能手.....	(36)
六、两度重婚.....	(43)
七、母亲的托管金.....	(50)
八、海滨公司和使命公司.....	(56)
九、廉价品搜寻者.....	(64)
十、嫌疑分子.....	(75)
十一、爱国者.....	(88)
十二、赌徒.....	(101)
十三、流浪者.....	(111)
十四、第八个姐妹.....	(125)
十五、庄园领主.....	(134)
十六、皇帝.....	(152)
十七、三大悲剧.....	(172)
十八、艺术品爱好者.....	(195)
十九、大名鼎鼎.....	(215)
二十、临终之际.....	(227)
后记：身后余波.....	(241)

一、告别人间

我从未意识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孤儿。

——保罗·格蒂 1975年

躺在打开的橡木棺材里的这个人是一个撒谎者、骗子、吝啬鬼、重婚者、虐妻狂、涉嫌的纳粹同情分子，也是世界上最富的人。

在巨大的摇晃不定的烛光映照下，琼·保罗·格蒂的棺材摆放在萨顿宫大厅中央，两侧伫立着缄默的保安人员——他们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守卫着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这个人的全部财富。

保罗·格蒂已经离开故土美国在他乡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25年。把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得高于一切的格蒂，将这幢有着72个房间的楼房变成了一座私人堡垒。十几条经过训练、能将侵入者撕成碎块的阿尔萨斯狗在庭院里游荡。楼房的500个窗户都被栅栏挡住了视野。入夜，武装保镖守卫在主人卧室紧闭的大门外面。然而，今天他们要孤独地熬过一个晚上了。

在1976年6月这个炎热的日子里，那些在他活着时免费接受过他的盛情款待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石油大亨、报业巨头、艺术品经销商、政治家和电影明星们，没有一个前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是格蒂的老朋友保罗·路易斯·韦勒司令官“所见过的最悲哀的情景。保罗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除了几个佣人之外别无他人。我无法相信这一切。”

格蒂所爱慕的两个女朋友赶到忧郁的萨顿宫大厅，瞻仰了他

的遗体。曾得到格蒂多年的资助并想嫁给他的尼加拉瓜美人罗莎·贝拉·伯奇泪流满面地将一枚十字架形别针放在他的遗体上，然后被领出了门外。另一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艺术研究者、格蒂晚年的情人之一安娜·赫拉德卡。她站在那里看着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爱的人，他从不用香水，但非常干净和可爱，他有着小伙子般的身体。”

然而，格蒂将会为那些有爵位和有名望的熟人参加了1976年6月21日在伦敦北奥德利大街圣马克美国教堂为他举行的悼念仪式而感到高兴。他在萨里的邻居索斯巴勒勋爵及夫人，华裔船运巨头C·Y·董，克里斯蒂卓越的主席约瑟夫·弗洛伊德与少数几个伯爵、伯爵夫人、勋爵、贵妇人和家人一起，表达了对他的哀悼。

在他剩下的三个儿子中，只有最近5年离开了他的小保罗·格蒂到场。姗姗来迟的小保罗戴着一副黑色太阳镜，穿着一双白色胶底帆布鞋，手里挽着比安卡·贾格尔。对小保罗来说，要离开他在切尔西切恩沃尔克的避难所是很痛苦的。他深受其父的“打扰和伤害。”但他还是来了，因为“我爱他。我不恨他”。

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小保罗的前妻盖尔及他们的四个孩子——3年前在一次轰动一时的绑架中失去一只耳朵的保罗第三及其弟弟马克和两个妹妹。尽管盖尔抱怨这位老人迟迟不交付赎金，致使她的大儿子在被抓6个月之后才获释，但她在回忆时仍称他是个“可爱的人”。多年来，她发现格蒂“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当他与人性情相投时，他会非常非常可爱。但在商人面前他却是一个强硬的人：我是保罗·格蒂，这场戏得听我的。”对盖尔来说，艺术品收藏家格蒂和情人格蒂与父亲格蒂、石油大王格蒂是截然不同的。

致悼词的是格蒂的朋友贝德福德公爵，这是格蒂所巴结的英国贵族的象征。格蒂本人也不可能拟出一份更好的颂词了。他并

不希望人们记住他的真实形象。他是个神秘人物。他想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但又喜欢假装他“从不觉得自己富”。在他的一生终结时，这位干瘦驼背的石油商与创建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大资本家约翰·D·洛克菲勒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格蒂的嘴唇薄得如同一块洛克菲勒银币，体现出他的吝啬；他那又长又大的鼻子和冷酷的、毫无表情的蓝眼睛，表明了他的能量和冷淡。然而，贝德福德告诉格蒂的崇拜者，“他并非人们常常描写的那样，是个吝啬的人。相反，他是最仁慈最慷慨的朋友，我肯定你们中的许多人会同意这一点。他只是对把钱胡花乱用或闲置起来深恶痛绝。我想，一个人不奉行这样的原则是成不了亿万富翁的。”

许多直接了解格蒂对花钱是如何“深恶痛绝”的人在圣马克教堂听到公爵的这番话，一定会面露苦笑。其中一个就是格蒂常常请去参加社交和文化活动的黛安娜·库珀夫人。有一次，当她说犯了风湿病时，格蒂说他有一种一流的药物，并答应送一些给她。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几天以后，她收到了一个用过的镇痛剂瓶子。瓶子空荡荡干瘪瘪，为了挤出最后一滴药水，已经把瓶颈弯折了。贝德福德本人也曾体验过格蒂的“深恶痛绝”。有一次在萨顿宫赴宴，饭后他发现餐厅的门郑重其事地关上了并上了锁，似乎主人担心某些赴宴者会将餐厅的银器偷走。这位公爵说：“我一想起格蒂，就想起了钱。”

格蒂在他生命的最后18年里，曾让他的女朋友、家人和身边人员画饼充饥，一再暗示或公开许诺在遗嘱中将分给他们的数额。格蒂的遗嘱修改了不下21次，如果受益者对他稍有得罪，他就削减甚至取消分给他们的遗产。这是他个人的奖惩办法。

格蒂在一生中与许多女人保持着关系。有些是情人，其余的是纯粹的朋友。他对情人和朋友都给予数量不等的钱。在参加圣马克教堂悼念仪式的女朋友中，只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死几乎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佩内洛普·基特森是一位个子高大、头脑冷静的

英国室内设计师，曾为格蒂主持过萨顿宫的翻新工程，她得到了一座别墅作为遗产。格蒂留给她5000份格蒂石油公司股份，价值825000美元，另外每月还提供1167美元的生活津贴。佩内洛普是一个一直设法在感情上独立于他的女人。她认为，结果格蒂“为他所无法控制的人”神魂颠倒。

格蒂的公共关系顾问、萨顿宫资产管理人罗比纳·伦德一度曾是最可能受益者之一。1967年，格蒂准备留给她6250份格蒂石油公司的股份，这笔遗产到他去世时将价值一百万美元，另外每月还供给她750美元。但最后没有留给她股份，每月只给她少得可怜的209美元。对罗比纳·伦德来说，格蒂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的每一个优点都有相对应的缺点。”

格蒂的性格确实充满了矛盾。他可以为一次宴会抛出28000美元，但使用他房子里的电话却要收费。他可以给他的情人以最大满足，但也可以无动于衷地将一个人从他生活中打发走。他的举止极其温文尔雅，但只是表面上的，是用来掩盖生活在表面之下那个粗鲁和原始的人的。他可能主张在作生意时不要违反法律，但似乎完全无视指导我们个人生活的准则。他可以比其他大多数企业家都更敢于冒险，但却被恐惧所困扰而无法返回故国，因为他不敢坐飞机。

也许格蒂不知道如何与他人保持一种持久而亲密的关系，但他对于获取财富和权力之道却非常在行。他担任格蒂石油公司董事长的时间比20世纪美国任何一个商人担任董事长的时间都长。大约46年以来，他从未放弃过这一职位，即便是在几千英里之外，他也要让他的意志传达到他的帝国里的每一块油田和每一个行政部门。为自己失去了一个长期的朋友而悲伤的康斯特布尔——马克斯韦尔回忆说：“他比任何人都忙碌。他从不靠惯性滑行，他总是低速运转，但他是一架不屈不挠的发动机。没有一座山是他无法攀登的。”她再也看不到他坐着卡迪拉克牌汽车突然出现在她家门

口，来向她讲述他新听到的有趣的故事了。

格蒂向来知道人人脑子里都想着他的财富。当他几乎将他的全部财产留给加利福尼亚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从未造访过的博物馆的消息透露出来时，格蒂想必早已怀着冷嘲的幽默感预见到了人们普遍的失望心情。这座1世纪的罗马式别墅体现了格蒂超级想象中的豪华。这是格蒂最大的成功，也是他充满自相矛盾的一个象征。他活着时不会以很高的价钱购买名作，而是只买便宜货，其中许多是二三流作品。但死了之后，他却给一个装满了他的艺术收藏品的博物馆留下了巨额资金。格蒂忠实的仆人和助手诺里斯·布兰利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想确保他的名字与文明永存。”

格蒂在他的一生中对每样东西，甚至爱情和友谊，都赋予了经济上的价值。参加圣马克教堂悼念仪式的大多数人想必都不明白他对某些遗产是如何计算的。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女朋友佩内洛普·基特森都认为“他在遗嘱里大错特错了。他伤害了许多善良的小人物。”

格蒂甚至成功地使自己这个英国纳税人免交遗产税。萨顿宫属于他的美国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他的私人艺术收藏品大多数已运到加利福尼亚。哈罗德·威尔逊的英国工党政府1975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居住在英国的外国富翁的资产问题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外国富翁最后20年在英国居住了17年者应缴纳遗产税。象某些被废黜的国王一样过着自我流亡生活的格蒂，处理事情很会选择时机。在这一法案通过1年之后，在萨顿宫居住的第16年的年底，他去世了。

这位亿万富翁最后终于乘坐一架TWA喷气式客机，从伦敦的希思罗机场起飞，回到了家乡加利福尼亚。他给另一个人留下了经济上的失望。原来答应付给圣马克教堂那位牧师的钱后来没有支付。格蒂的悼念仪式成了免费的了。

二、最初的20年

在看了玩具商店之后，我到了书店。我在那里得到了两本书：阿尔杰的《必定兴盛》和《白手起家》。

——保罗·格蒂，1904年10月26日

保罗·格蒂的出世居然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两年前，即1890年，他从未见过面的姐姐格特鲁德·路易斯因染上伤寒，年仅10岁就死去了。他们的母亲萨拉也被这种病击倒，与死神搏斗了几个星期。最后她获胜了，但她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付出了代价：她的耳朵有些聋了。随着年龄渐长，她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但是，正如那些反对她的人（包括她尚未出生的儿子）所发现的那样，她在精神上并没有受到损害。

由于他们的女儿去世，担任保险公司律师的乔治·富兰克林·格蒂和以前担任过小学教师的萨拉·凯瑟琳·麦克弗森·里舍·格蒂也许都没有在感情上作好再次当父母的准备。尽管如此，萨拉不久又怀孕了。1892年12月15日，40岁的萨拉生下了琼·保罗。比她小3岁的丈夫乔治在儿子诞生时正好37岁。

萨拉决心不再让这个孩子死去。他将在一个占有欲极强的母亲过于小心的守护下，避开一切受传染的可能性。然而格蒂从未得到过任何爱抚。格蒂的第四个妻子安说：“格蒂不是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他母亲为顺利生下了这个孩子而高兴，但可能是由

于他姐姐的死使他母亲害怕爱他。保罗从未举行过生日宴会，从未有过圣诞树，他这样告诉我。他不能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因为他父母担心他受伤。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敬重他们，我想他是爱他们的。”他的父母是严格的、清教徒似的卫理公会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不跳舞、不看电影——而这些东西正是他们的儿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所热衷的。

格蒂的出生环绕着某些神秘色彩。在正式的登记卡上只写有他父亲的名字，填写母亲和儿子姓名的地方却空着。最初的出生登记是由助产士——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最早的女医生之一玛丽·惠特斯通大夫——按常规方式填写的。也许是这对父母尚未决定给他们的儿子取什么名字，这种情况即便不能肯定，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遗漏萨拉的名字又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原因呢？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正式登记过这个孩子的出生。直到50年后，在萨拉死后的1942年，她最喜爱的堂弟才将琼·保罗·格蒂的名字写入最初的出生卡。

作为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父母所生的儿子，他的教名是异乎寻常和令人费解的，因为琼(jeah)在英语中是姑娘的名字。也许他父母取这个名字的用意跟法国人取约翰为名的意思是一样的。乔治仪表出众的堂弟及律师同事正巧也叫约翰。萨拉和约翰之间有某种强烈的感情联系，这是无可置疑的。20年之后，当约翰自杀身亡时，萨拉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

在儿子出生之后，乔治和萨拉在肉体上和感情上显然日渐疏远。明尼阿波利斯市1892~1893年的姓名住址录上刊登的乔治·格蒂的地址不是他结婚后所在的家，而是威斯特饭店——一栋阴暗的哥特式六层楼房。1896年，当格蒂只有4岁时，他父亲差点死于伤寒。他后来恢复了健康，但背离了他以前信仰的卫理公会，成了一名基督教科学派教徒，并因此导致了与妻子的不和。年轻的格蒂在生活中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他父母之间的不和，

因为他后来写信劝他父亲不要干涉他的婚姻问题时说：“您知道，您自己有一度也准备与妈妈离婚。”

乔治和萨拉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向如此不快的。在恋爱与结婚初期，他们彼此曾相亲相爱。他们的儿子试图把他们一直保持这种状况的神话永久保存下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父母是非常般配的一对夫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从一结合就心心相印，和睦融洽。”然而，一张1908年拍的照片也许能象征性地显示出某些问题。乔治·格蒂满意地将左臂搭在他迷人活泼的侄女琼·汉密尔顿肩上。脸色阴郁、身体发胖的萨拉远远地站在一旁，严厉而不以为然地看着她的丈夫及其侄女。16岁的琼·保罗这时已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绷着脸，离开父母，一个人站在画面的中央。

格蒂的父母是在一所小型大学里相识的。这所大学是联合卫理公会为阿达地区的穷学生创办的。在这里，乔治·格蒂“没有学到多少代数、拉丁文、心理学或其他必修的专门知识；我学到的最深刻的东西是工作、同情和人性。”他们于1879年10月30日结婚。萨拉当时27岁，乔治24岁。他们后来追随着伟大的美国梦向西行，先是到密执安进了法学院并在法院担任了一阵事务员，然后穿过大湖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最后经俄克拉荷马到了加利福尼亚。

格蒂的父母都出生于美国早期的移民家族。萨拉的苏格兰血统祖先属于麦克弗森家族；乔治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18世纪末从现在的伦敦德里（当时叫库拉伏莫尔村）移居来的一个长老会教友家族的直系后裔。他的祖父约翰·格蒂在1790年左右来到美国，定居在马里兰。为了光宗耀祖，保罗·格蒂后来声称他的祖先发现了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中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战场之一，也是林肯发表废除奴隶制的著名演说的地方。

也许格蒂家族与众不同的特性早就有所体现，因为据该家族的一位成员说，乔治的祖父约翰·格蒂是一个“孤独的、似乎怀

有隐痛的爱尔兰绅士，周围的人很不理解他。”他成了一个酒店老板，后来因醉酒从马背上摔下来冻死了。乔治只有6岁时，父亲便因患上白喉病去世了。他被迫成了一名使童，补充家里可怜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乔治对孩提时代就感受到的贫穷的担心逐渐消失。他工作非常勤奋，一跃成为西北国民人寿保险公司的首席律师和董事。格蒂一家随着处境的改善频繁更换住房。琼·保罗在出生后的头15年里经历了六次搬家。

明尼阿波利斯几乎恰好处在北美大陆的中央，其大部分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1883年，它的人口已达15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许多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移民都被这里所吸引，因为这里的气候和风景——湖泊和松树林——与他们家乡相似。明尼阿波利斯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木材、农业和加工中心。

乔治·格蒂从西北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的窗户可以看到这个城镇的繁荣景象。镇上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排列着一根根电线杆，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电线都是通往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

在进入本世纪的时候，45岁的乔治·格蒂和妻子已经有了一个8岁的儿子和一笔数量可观的银行存款，因为节俭是他的座右铭。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当地的一根栋梁。他兢兢业业，不知投机取巧。如果不是为了追回属于他的保险公司的那笔2500美元的贷款，格蒂一家的故事很可能到此结束了。1903年，乔治·格蒂乘坐火车日夜兼程，穿过衣阿华、堪萨斯到达俄克拉荷马的巴特尔斯维尔，力图收回这笔债款。

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统治的地区，过了5年才被接纳进联邦。当时距1905年格伦油矿的发现还差两年。当乔治·格蒂到达这里时，那些掘油者已经在俄克拉荷马东挖西掘。与堪萨斯州交界的巴特尔斯维尔是一个新兴的边疆小镇，它的以印第安人为主的人口因那些前来发横财的外来人而急剧膨胀。

印第安人几十年前就知道这种黑色的东西。它从石缝里渗出

来，常常成池成溪。印第安人认为这种东西是能医治包括风湿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魔药。1870年，白人最早在巴特尔斯维尔周围钻探石油，但直到1897年4月，才出现第一口喷油井，开始了巴特尔斯维尔和俄克拉荷马的产油时代。

发现油矿的消息象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这个镇在5年内挤满了石油商和油井架。火车每天都带来数以百计满怀希望的人，该镇从少数几座楼房迅速扩展为一大片摇摇欲坠的小棚屋。新来者包括浪迹天下的娼妓、骗子和流氓阿飞。巴特尔斯维尔正在向他们敞开怀抱，准备接纳他们，它有着无法无天的历史。尽管酒在印第安人管辖区是被禁的，但巴特尔斯维尔每年仍消耗掉价值156000美元的酒，镇上到处是用不可见人的手段谋生的年轻女人。在镇上唯一的台球室里，石油商和银行家与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一起寻欢作乐。这里是亨利·斯塔尔的巢穴，他曾吹嘘他抢劫的银行比其他任何人都多。1919年，他在一次抢劫银行时在阿肯色州的哈里森被击毙。这里也是声名狼藉的埃米特·多尔顿的老窝。1892年，多尔顿带领一帮歹徒越过堪萨斯边界去抢劫科菲维尔的银行，结果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他的两个兄弟和两个同伙都被杀死。

1903年，虔诚的基督徒、衣领笔挺的保险商乔治·格蒂也卷入了这股无法无天的大旋流。他可能从未见过枪，更不用说带枪了。不知道他是否收回了那笔债，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对此事进行过调查。所能肯定的是，在这次最初的访问中，这位保险商变成了石油商。

石油代表了美国的未来，它对那些成功的掘油者来说是一种非常赚钱的买卖。因此，推动经济发展的将是石油，而不是煤和蒸汽。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1903年，汽车在美国第一次从东海岸驶到西海岸（尽管花了65天）；莱特兄弟第一次驾驶有动力飞机飞行；出租汽车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一个富有进取心

的创业者以仅有的10万美元创办了一个制造汽车的小公司——福特汽车公司。

乔治·格蒂不由自主地染上了严重的石油热，他以500美元在巴特尔斯维尔西边的奥赛治人的领地购买了1100英亩土地。在第一口油井于1904年投产后，乔治·格蒂决定将他的家庭从明尼阿波利斯搬到这个盛产石油的镇子。11岁的琼·保罗·格蒂开始写日记。他记下了他对“油田工作中，即石油搜寻、勘测、钻探中所固有的挑战性和冒险性”最早的迷恋。他还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投资，购买了明尼荷马公司——这个名字将格蒂的家乡和他们财富的新来源合为一体——的100个股份。他在他的第一部自传《我的生活与财富》中记下了他父亲对他说的话：“你现在是我工作的那个公司的合伙人了。你是我的老板之一。”格蒂在他父亲的公司里拥有的股份后来成了他们发生激烈争端的根源，也成了格蒂整个一生中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两个月之内钻出了六口井，每口井每月都可生产1万桶石油。乔治虽然可能染上了石油热，但他仍然十分顽强和节俭。一天，在印第安领地公司工作的弗兰克·芬尼带他到奥赛治县去查看一块租借地。沿途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行走十分艰难。他们坐在马车里花了半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到了那里以后，乔治在一张满是灰尘的地图上标出了那个地点，然后便赶回巴特尔斯维尔。他没有给他的同伴一个子儿作为这一天驾车的报酬。许多年之后，弗兰克·芬尼对他的儿子挖苦道：“我当时当地就认定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富翁。”

父亲只致力于事业的成功，这可能加深了格蒂在整个童年都具有的自己是个孤独者的感觉。他唯一的伙伴和他唯一对之表现过挚爱的生灵是一个名叫吉普的混血儿。格蒂是个聪明但不十分刻苦的小学生，常常惹得老师吹胡子瞪眼。在搬去巴特尔斯维尔之前不久，11岁的格蒂在明尼阿波利斯险些考试不及格。他在闲